



《走河》 谢旺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2月版

## 读后

# 一场溯流而上的寻源之旅

——读谢旺霖《走河》

朱延嵩

台湾作家谢旺霖继2008年出版热销书《转山》并拍成同名影片后，10年磨一剑，新近出版了呕心力作《走河》。从昔日单骑走拉萨的热血青年，到今日历经岁月洗礼，逐步进入沉稳从容的中年，谢旺霖在他的作品里多了对周遭的人、事和物的细腻关照，在流浪之旅不断叩问自己的内心和初衷。

《走河》写的是作者沿恒河溯流而上，历经艰难磨难到达河源的真实经历。从创作题材来看，它应该算是一本游记，可在该书的字里行间，更多出现作者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对人文事物的观察和思考，体现出更多的厚重感和人文价值。作为印度的生命之河，恒河经流所在是形形色色的大城小镇、贫穷的村落、挤满了人潮的寺庙圣地、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小旅社，以及瓦拉纳西热闹的市集……这是所经途中的真实写真和原景再现。是通过河文化了解印度社会风俗的一扇窗口。

从恒河口到源头，一百多天的行程，一千六百公里的徒步，书作者果真走得死去活来。客观环境、人为滋扰、精神压力等综合因素的叠加，常常使他产生濒临极限的感觉。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降低流浪计划之初设定的自身标准，以惶惑的身躯、衰弱的神经，像当地下层人物的努力挣扎一样，满足于最简单的生活待遇，以获得更真实的旅行体验。

透过这一趟恒河的溯河之旅，谢旺霖串联起印度几个重要的地标：加尔各答、瓦拉纳西、阿格拉、德里、达兰萨拉……名为走河，却介入印度文化的核心，涵盖了宗教、经济、城市、乡村、地理和历史等多元的因素，成功展示了一幅当代印度社会的华丽图景。同时，也表现出一位他文化的外域旅者，在经历艰辛旅程后的心灵顿悟。

好多次的迷路、生死攸关，或被勒索、诈欺，抑或像难民般颠沛流离，以作者在行程的终点看都是必然的考验。作者选择的不是旁观或俯瞰的角度，而是走进当下，融入那个不太熟悉的社会，努力变成其中的一分子。一个小女孩跟着母亲悲惨乞讨生活，一对水汪汪眼睛的祈求；一个小男孩看管厕所的认真，以及和善态度的表露，都在作者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最为钦羡的是，即使在外来者认为特别混乱不堪的境遇下，印度土著所表现出的那份乐观和坦然。这本绝不仅是简单的流浪笔记，或是单纯壮游梦想的实践，而是具有天生孤独特质的他，在现实碰撞伤痕累累后，所达到精神境界的又一维度。

这是一场叩问生命的大旅行，是苦行僧的朝圣之旅，也是追寻生命内在源泉的终极探险。《走河》的初衷貌似要不断回到某一个原点，新生在那里绽放光彩。

## 作家传真

# 书写女性 先要阅读女性

玉珍

几个月前，一位长辈问我是否有写到女性的诗歌作品，我翻找文档只找到极少一部分，我写得很少，也没去统计哪种内容的比例更多。我大多数作品看不出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写的。如果没有署名，也许比较难以对我进行性别上的猜测。我不知道这属于早熟还是晚熟，很多人曾评价我的语言与年龄不符，我其实不喜欢这种评价，虽然他们是在夸我。还有人说我写出来像个男人，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没有去把自己当成女的，因为这在平常的生活中并不用时常想起，所以我觉得在创作时我是中性的，没有性别的。

找到的这些诗写的是妈妈、奶奶、妹妹、表姐，以及自己，几乎全是我熟悉的人，包括少量写自己看到的陌生女性，其实我从小生活在女人堆里，我家女人比男人多，上学的时候女生也比男生多。我认识的女人不胜枚举，但书写的都是身边最熟悉的几个。至于其他的，我一直认为女人是世上最可爱最伟大的存在。书写女性之前，必然是先欣赏女性。没有了解便没有创作。

大概是我思考女性与性别差异的东西太少，我大多时候还跟儿时一样，有些孩子气，那时跟男孩一样爬树玩要上课下课。很多事一起做，男孩女孩一堆儿玩，没区别，没那方面意识。但我知道童年的社会不是成人的社会。

加上我还没结婚，生活中我独处的时间太长，参与和承受的性别差异体验太少，当我特地去写女人时，比如母亲奶奶女孩，跟写男的也没什么区别，也许以后当我做了母亲，一切会不一样。

我这些诗里写到的都是我产生了心疼或激动的部分，童年中的女孩，怀孕的女人，可爱乖张的地方，笼罩命运感的地方，浓烈的母性光芒和温柔惨烈的对比，这给我带来难以磨灭难以言说的

感触。虽然看上去每个女人都差不多，但都有她们的特点。

我观察她们脆弱敏感的地方，她们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与生活矛盾与战斗的地方，宿命化日常化的地方，前者发散她们坚韧真挚的永恒光辉，后者将她们拉回无趣或惨淡的滚滚红尘。我有一首诗是写给妈妈的，叫《1966》，因为我妈妈出生在1966年，这在她人生是个特殊的时间，从这开始她的人生慢慢展开。挑选那些在我看来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或寓意强烈或亲切平常的琐事来讲述，这些事物身上都有我的母亲，它们拎出来就会让我想起她和她生活过的时代和土地。

我有很多诗写到我自己的，这应该是关于女性写作的最大比例，我对色彩和音乐感比较敏感，无论写什么，喜欢将眼耳鼻舌身意接收到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其中记忆中的颜色与旋律对我影响很大，很多事情我可能根本记不清了，但我记得那时候的杨梅树，巨大如绿色云朵的树冠，树上挂满似血的杨梅，美艳而深沉。而记忆中的“音乐性”来自全部的声音，风，河流，方言，蝉鸣，吆喝，甚至劈柴的声音，因为我的儿时是丰富多彩的，我参与到了充满野性与变化的自然中，我常去感受它们。

我每天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作业便跟小伙伴们扑向外面的世界，自由，顽皮，快乐，无忧无虑。我现在仍把这一切当成文学的启蒙，不需要老师，在我上学之前就已经开始，这是从全体我感受到的万物中学到的。

后来我才开始思考女人的命运，因为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女性的成长，爱情，婚姻，性格，事业，除了那些天赋异禀又好运气好的，大多女孩遭受过让自己失眠和流泪的打击。在她们身上的无力和力量，随波逐流和歇斯底里，这些伴随着某种略弱于男性的生理局限，那种“瘦弱”感，和刺激后的精神“强力”感，在身上形成强烈戏剧冲突。

我写的是我自己的经验，回忆，身边事，身边人，不全是自己，也不全是他人，是事物与人物，自己与别人的一种混合，很多东西在我身上的反应，一种直觉和条件反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图，就是想表达，对我来说它代表一种隐秘的亲切感，我只能写我熟悉的无中生有也来源于熟悉的“无”，它得有一种让我激动的柔和和严峻的反省在里面。只要是我笔下的，任何他人也是自我的映照。

女人因其生理结构和男人的不同，某些地方的柔弱是天生的，这使得在面对生命重大事件时，多少会产生与男人不同的地方，甚至那种无力感会相对更多，加上社会、时代、环境、性格的多方影响，女性在这个时代看上去各方面有了提升，正遭遇和害怕遭遇的困境仍然存在，甚至更复杂。

我的思考还是不够深入，也看到过女性作为弱者甚至被物化的遭遇，部分女性失败的社会工作，生存日常和婚姻状况让我深为同情，也看到了了不起的抗争和比男性做得更好的地方，这关心到每个女性的生活和未来。她们都有各自的脆弱与强大。女性在我的生命中最最亲切寻常的所在，她们的伟大毋庸置疑，她们的脆弱毋庸置疑。

【作者简介】玉珍，女，1990年出生于湖南安化，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2018年12月28日，荣登中国出版集团发布的2018年中国90后作家排行榜第37名。著有诗集《喧嚣与孤独》《数星星的人》。曾获第六届张洁诗歌奖“年度新锐奖”、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新锐奖，入围第六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青年诗人奖”。她还参加过《人民文学》举办的第二届“新浪潮诗会”和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成为入选青春诗会的第一位90后诗人。



(平如和美棠)



▲第一次看到美棠时的印象

## 纪念

# 他去见美棠了

小河

4月4日，《平如美棠》一书作者饶平如先生在上海过世，享年99岁。这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但又不普通。饶平如和他的太太毛美棠，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起伏伏，却给人世间留下美好的爱情故事。

年轻时的饶平如是书香门第的少爷，毕业于黄埔军校，当过国民党军官，上过战场抗日杀敌。动荡年代被遣送农场劳动改造，与妻儿分离二十二载。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后，晚年妻子毛美棠又身患重病渐渐失去记忆。妻子过世后，饶平如难以排遣悲伤，他决定画下与妻子的过往点滴，一笔一笔，从美棠童年画起，集辑成一册《平如美棠》的图文书。201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平如美棠》，在国内销售量超过20万册，随后还受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荷兰、韩国、英国、美国等各国读者的喜爱。《平如美棠》，被评为2013年“中国最美的书”。

## 初见美棠

饶平如在86岁时开始作画，从小轩窗正梳妆的第一眼，两人的婚礼画起，用五年的时间画下所有回忆。书中的画，是丰子恺式的中国味漫画，文是沉沉静静一笔笔写来的干净散文。

饶平如出生在江西南城县，少时迁往南昌，家庭殷实。在平如的记忆中，有着丰富的生活细节：妈妈教他怎样洗脸、四时节气的风俗、还有除夕夜的家庭赌局、十五的灯会……

这样的童年充满了旧时中国的味道。平如和美棠的婚姻和故事，也在这些旧岁月里悄悄写就，他们小时候见过，但终于结婚，也是家里做主。那是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父亲来家书催他正在军中的平如回家订亲。一回家，“父亲即带着我前往临川周家岭3号毛

思翔伯家”，“走进第三进行堂时，我忽见左面正房窗门正开着，有个约二十面容姣好的女子正揽镜自照，涂抹口红”，这是成人后，他第一次见到美棠的印象。

## 离散和坚守

平如和美棠成婚后的日子平静富足，恩爱有加。饶平如说“这是我一生中风光的日子。”然而政治浪潮打破了这样的圆满，抗战时担任国民党军官的经历，成为饶平如无法隐藏的“污点”。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人直接从单位带走，送到安徽六安。他离开时，最小的孩子3岁，最大的也才9岁。饶家因此经历了长达22年的离散和坚守。故事在这里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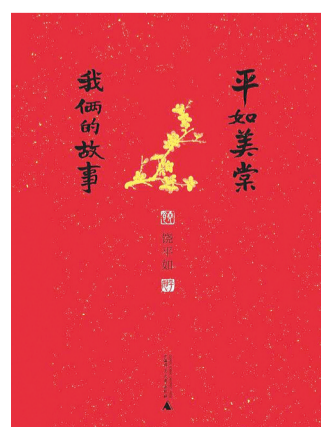
平如和美棠从没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他被劳教后不久，单位要求美棠和他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照管一个拉扯几个孩子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家庭一样，颤颤巍巍的走了过来。

他们一直通信，在本书的最后，有部分信件，看这些信，会被那些具体的“胶鞋”“咸鱼”“月饼”“棉衣”所感动，思念和爱，都附着在这些具体的物件上。

一九七九年，平如回到上海。生活渐渐好起来，他们的身体也渐渐的坏下去，尽管医术再高明，关怀在备至，美棠还是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九日离开人世。这一章的题目叫“君竟归去”，最后一页纸上，画着一个老头看着三只玩耍的猫，平如美棠的故事，自此缺了一位主角。

《平如美棠》为什么感动读者？本书的编辑阴牧云这样解释：《平如美棠》受到了各个年龄层读者的喜爱，一是因为它唤起了老人们对从前那段岁月的回忆，二是因为年轻人向往那种完美的爱情。

## 相关链接



《平如美棠》封面。

书名：《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作者：饶平如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籍介绍：87岁时，饶老先生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美棠去世。那之后有半年时间，他无以排遣，每日睡醒后，都是难过，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结婚的地方，到处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后来终于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他觉得死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画下来的时候，人还能存在。于是，他一笔一笔，从美棠童年画起……就这样亲手构建和存留下了的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也记录下了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世界。

## 动态

# 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公布 入围6部作品 4部出自女作家

无忌

国际布克奖短名单近日在伦敦正式公布，共有6本书入围。值得关注的是，继去年之后，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再次被女性统治。入围的6部作品中有4部由女作家所作。

布克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英译文学奖之一，每年评选一次，评选对象是全球翻译为英语的优秀小说，奖金高达5万英镑，由获奖的作家和译者平分。今年入围的6位作家是里杰内夫德、克列曼、加布里埃拉·费尔南达、小川洋子、阿扎尔。

## 作品由5种语言翻译而来

德国作家丹尼尔·克列曼是入围唯一的男性作家，他的小说《泰尔》也许是本届短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小说，在德国出版后售出了60多万册。已有公司买下了版权，目前正在对其进行剧本改编。

本书由罗斯·杰本明翻译，在这部小说中，克列曼向残酷的世界问好。读者将跟随主人公小丑泰尔·尤伦斯皮格穿越欧洲，试图避免30年战争的浩劫。“这是对那些在欧洲邪恶历史中迷失的无名灵魂的一种令人着迷的纪念，这些灵魂的低语在寓言中最为耳熟能详。”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如此评价。28岁的荷兰作家玛丽克·卢卡斯·里杰内夫德则凭借小说《夜晚的不适》成为入围本届国际布克奖最年轻的作家之一。

里杰内夫德是一名非二元性别者，“非二元性别”是指那些超越传统意义上对男性或女性的二元划分、不单纯属于男性或女性的自我性别认同。作家本名为玛丽克·里杰内夫德，在19岁的时候，她决定接受自己性格中男性化的一面，便将男性名“Lucas”作为自己的中间名。

《夜晚的不适》的故事来源于作家的真实经历。当他3岁的时候，12岁的哥哥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小说中女主角的哥哥也死于一场滑冰事故。

“里杰内夫德的语言使世界焕然一新。通过荷兰一家奶牛场，揭示了年轻人的震撼和暴力——一个孩子看着这个世界产生的陌生感。”国际布克奖的评委如此评价这部小说。

其他入围作品还包括日本作家小川洋子《记忆警察》、墨西哥作家费尔南达·梅尔奈的《飓风季节》、伊朗作家肖科菲·阿扎尔的《绿篱树的启示》以及阿根廷作家加布里埃拉·卡贝佐·卡马拉的《中国铁夫人历险记》。

## 入选作品暗合当下压抑隔绝状态

评委会主席泰德·霍奇金森说，入围的每一部小说都“令人不安地重塑了从早期神话到家庭民间传说中的故事”。

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届国际布克奖的评选也改为在线上举行。霍奇金森主持了一个由5名评委组成的评委小组，他们花费了6个多小时讨论，最终从124份作品中选出了这份短名单。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世界近一半人口处于某种程度上的隔离之中，评委们也注意到了这种现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或许，这种影响还被带入了评选之中。

“入围名单上的一些书籍不可思议地将传染的空气传播到反乌托邦或瘟疫肆虐的历史史诗中，一些书籍把我们带到了墨西哥乡村和荷兰奶牛场等不同的世界之中。但最重要的是，它们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内心世界、平息令人分心的事情，消除社交距离。”霍奇金森认为，“在这个令人分心、与世隔绝的时代，我们很难超越当前的危机，但通过这些非凡的翻译成就，我们与具有持久共鸣的人物和情感相遇。”

最终的获奖名单将于5月19日揭晓。

